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

明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

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為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鑷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啟口而退太祖愛之然亡他寵異後遷出為光祿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竊建文帝嗣位

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監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十八年置東廠令敕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

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用是多
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
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
雖間有彼善於此者終不足贖其撓權干政之罪也今
摭其有關成敗者作宦官傳

鄭和侯顯

金英興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劉永誠

懷恩覃吉

汪直

梁芳

錢能等

何鼎鄧

原等

李廣

蔣琮

劉瑾

張永

谷大用

魏彬等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縱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强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

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關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禽祖義獻俘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

兵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
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官屬劫
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
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
益震讐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
答刺其前僞王弟蘇幹刺者方謀弑主自立怒和賜不
及已率兵邀擊官軍和力戰追禽之喃渤利並俘其妻
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

冬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宴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

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
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
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
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
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
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
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
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

云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官西洋則和景
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蕃則率使侯顯侯顯
者司禮少監帝聞烏思藏僧尙師喀利瑪有道術善幻
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齎書幣往迓選壯
士健馬護行元年二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
月始與其僧偕來詔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見奉天
殿寵賚優渥儀仗鞍馬什器多以金銀為之道路烜赫
五年二月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

言卿雲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
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
表賀學士胡廣等咸獻聖孝瑞應歌詩乃封喀利瑪萬
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
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制如
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再宴華蓋殿顯以奉
使勞擢太監十一年春復奉命賜西番尼八刺地湧塔
二國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表貢方物詔

封國王賜詔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帝大悅錫予有加榜葛刺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國佛國也侵榜葛刺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宣德二年二月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

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

金英者宣宗朝司禮太監也親信用事宣德七年賜英及
范弘免死詔辭極褒美英宗立與興安並貴幸及王振
擅權英不敢與抗正統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
院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
坐自是十六一審錄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
震邸王使英安等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珵倡議南遷于
謙力持不可安叱珵出曰敢言遷者斬遂入告太后勸

邸王任謙治戰守或曰叱理者英也額森入寇至德勝門景帝敕安與李永昌同于謙石亨總理軍務永昌亦司禮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賊罪下獄論死帝令禁錮之終景帝世廢不用獨任安額森遣使議和請迎上皇廷議報使帝不懌令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可者孰為文天祥富弼詞色俱厲尚書王直面折之安語塞及遣都給事中李寔往敕書不及迎上皇寔驚走白內閣遇安復詔曰若奉黃紙詔行耳他何預

及易儲人遂疑安預謀矣安有庶掾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為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
人英宗復辟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謂其與王竑構邪議易太子且與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於是給事御史皆言安與誠良等為黨宜同罪帝宥之但奪職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獲免云安佞佛臨歿遺命舂骨為灰以供浮屠范弘交趾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為奄弘及王

瑾阮安阮浪等與焉占對嫺雅成祖愛之教令讀書涉
經史善筆札侍仁宗東宮宣德初更名累遷為司禮太
監偕英受免死詔又偕英及御用太監王瑾同賜銀記
正統時英宗眷弘嘗目之曰蓬萊吉士十四年從征歿
於土木喪歸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時
始卒瑾初名陳蕪宣宗為皇太孫時朝夕給事及即位
賜姓名從征漢王高煦還參預四方兵事賞賚累巨萬
數賜銀記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

跡雙清又賜以兩宮人官其養子王椿其受寵眷英弘
莫逮也阮安有功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
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統時重
建三殿治楊村河並有功景泰中治張秋河道卒囊無
十金阮浪至景泰時為御用監少監英宗居南宮浪入
侍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贈門下皇城使王瑤錦
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瑤袋刀異常制醉瑤而竊
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

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景帝下浪瑤詔獄忠證之浪瑤
皆磔死詞終不及上皇英宗復辟磔忠及平而贈浪太
監

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為局郎初太
祖禁中官預政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極典
宣宗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事覺琦磔死巨隊
等皆斬又斐可烈等不法立誅之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
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歡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

禮監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
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內
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
逞至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榮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論
死不出溥老病新閣臣馬愉曹鼐勢輕振遂跋扈不可
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
南騷動侍讀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
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

不禮振振振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振惡賤已同類下璟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收馬校卒逮之並坐需舉主王鐸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謫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救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

振免死賕賂輳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
兵部尚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廕都督指
揮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並肆行無忌久之構釁
衛拉特振遂敗衛拉特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師額森
貢馬振減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額森大舉入寇振
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又諫者振
益號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鄭瑄王佐
忤振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

終弗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鄉稼復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走壬戌始次土木衛拉特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為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監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鉉等立擊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鄭王命鬻王山於市並振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

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先是郭敬鎮大同歲造箭鏃數十甕以振命遺衛拉特衛拉特輒報以良馬及帝親征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總大同兵遇敵陽和敬又撓使敗至是逃歸亦坐誅英宗復辟顧念振不置用太監劉恒言賜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而振門下曹吉祥復以奪門功有寵顯政

曹吉祥灤州人素依王振正統初征麓州為監軍征烏梁海與成國公朱勇太監劉永誠分道又與寧陽侯陳

懋等征鄧茂七於福建吉祥每出輒選達官跳盪卒隸
帳下師還畜於家故家多藏甲景泰中分掌京營後與
石亨結師兵迎英宗復位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
子欽從子鉉鐸鐸等皆官都督欽進封昭武伯門下廝
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
石亨埒時並稱曹石二人惡言官有言共譖於帝命吏
部尚書王翱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調用於
是給事何玘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

人改知縣會有風雷雨雹之變帝乃悟悉還其職未幾
二人爭寵有隙御史楊瑄張鵬劾之吉祥乃復與亨合
乘間懇帝帝為下瑄等詔獄而逮治閣臣徐有貞李賢
等事具賢傳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已詔詔語
激切吉祥亨復懇正謗訕帝又謫正燄益張朝野仄目
久之帝覺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賢力言奪門非是始大
悟疎吉祥無何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
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諸達官恐吉祥敗而已隨黜退

也皆願盡力効死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天順五年七月欽私掠家人曹福來為言官所劾帝令錦衣指揮遂果按之降敕徧諭勲戚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是時甘涼告警帝命懷寧伯孫鏜西征未發吉祥使其黨掌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而已以禁軍應之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是夜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

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趣鐘由長安石門隙投疎入帝急
繫吉祥於內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閉弗啟欽知亮逸
中夜馳往遼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頭示
賢曰杲激我也又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
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壩輓石塞諸門賊往來
叫呼門外鐘遣二子急召西征軍擊欽於東長安門欽
走攻東安門道殺瑾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熾
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鐘勒兵逐欽斬鉉鏹

鏜子軌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遂殺鐸盡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於市湯序馮益及吉祥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英宗始任王振繼任吉祥凡兩致禍亂其他宦者若跛兒干亦失哈喜寧韋力轉牛王之屬率兇狡土木之敗跛兒干喜寧皆降敵跛兒干助敵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為敵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執而誅之喜寧數為額森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

掠上皇患之言於額森使寧還京索禮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叅將楊俊禽寧送京師景泰元年三月磔於市亦失哈鎮遼東敵犯廣寧亦失哈禁官軍勿出擊百戶施帶兒降敵為托克托布哈通於亦失哈正統十四年冬帶兒逃歸巡按御史劉孜並出亦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誅帶兒而置亦失哈不問韋力轉者性淫毒鎮守大同多過惡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殺養子天順元年工部侍郎

霍瑄發力轉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強娶所部女為妾諸
不法事帝怒執下錦衣衛獄既而宥之牛玉事詳吳廢
后傳其與吉祥分道征烏梁海者劉永誠永樂時嘗為
偏將累從北征宣德正統中再擊烏梁海後監鎮甘涼
戰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團營英宗復辟勒兵從官其嗣
子聚成化中永誠始立

懷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弟也宣宗殺綸並籍恩
父太僕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宮為小黃門賜名懷恩憲

宗朝掌司禮監時汪直理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恩班
在前性忠鯁無所撓諸奄咸敬憚之員外郎林俊論芳
及僧繼曉下獄帝欲誅之恩固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
俊訛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
曰汝曹謫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
怒解遣鑒視恩卒釋俊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
敏請留馬房傳奉者帝許之敏謁恩恩大罵曰星變專
為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為汝壞天雷擊汝矣

敏愧恨遂死進寶石者章瑾求為錦衣衛鎮撫恩不可
曰鎮撫掌詔獄柰何以賄進當是時尚書王恕以直諫
名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
欲易太子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孝宗立召歸仍掌
司禮監力勸帝逐萬安用王恕一時士大夫頗以是稱
恩卒賜祠額曰顯忠同時有覃吉者不知所由進以老奄
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
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母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

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
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
書誕不可信也吉在諸奄中雖稍醇謹而當時乃以孝
宗政治醇美歸功於吉之端本正始則謬矣

汪直者大藤峽猺種也初給事萬貴妃於昭德宮遷御
馬監太監成化十二年黑青見宮中妖人李子龍以符
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
外事直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二人密出伺

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明年設西廡以直領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以此謂直能摘姦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建寧衛指揮楊曠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泰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為請瑛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即捕曠璵考訊三琶之琶者錦衣酷刑

也骨節皆寸解絕而復甦矐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所直不復奏請捕仕偉下獄并掠其妻孥獄具矐死獄中泰論斬仕偉等皆謫官郎中武清樂章行人張廷綱參政劉福等皆無故被收案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瑣事輒寘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權跋出東廡上五月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劉吉奏其狀帝震怒命司禮太監

懷恩覃吉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言疏出誰意輅口數
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為國除害無有先後珙
慷慨泣下恩遂據實以奏頃之傳旨慰勞翼日尚書忠
及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罷西廡使懷恩數直罪而
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
大悅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閣疏出司禮監黃賜陳祖
生意為楊暉報復帝即斥賜祖生於南京御史戴縉者
佞人也九年秩滿不得遷竊帝旨盛稱直功詔復開西

殿以千戶吳綬為鎮撫直猷愈熾未幾令東殿官校誣奏項忠且諷言官郭鏜馮貫等論忠違法事帝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衆知出直意無敢違竟勒忠為民而左都御史李賓亦失直旨致仕大學士輅亦罷去一時九卿劾罷者尚書董芳薛遠及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以所善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守令各邊都御史

畏直服橐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
厨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
抗禮而密奏直巡邊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方
撫諭遼東直至不為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勢
傾天下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布達扎卜立功自固
直聽之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其軍師還永封保
國公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祿米又用王越言詐稱伊斯
瑪音犯邊詔永同越西討直為監軍越封威寧伯直再

加祿米已布達扎卜寇遼東伊斯瑪音寇大同肆殺掠
遼東巡按強珍發鉞奸狀直右鉞謫珍於是惡直者指
王越陳鉞為二鉞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為
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
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旁人問
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听
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猶未敢攻直也會東廠尚銘獲
賊得厚賞直忌且怒銘不告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

祕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疎直十七年秋
命直偕越往宣府禦敵敵退直請班師不許徙鎮大同
而盡召將吏還獨留直越直既久鎮不得還寵日衰給
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擾請仍罷西廠閣臣萬安亦力言
之而大同巡撫郭鏜復言直與總兵許寧不和恐悞邊
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尋
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黨王越戴縉吳綬等
陳鉞已致仕不問韋瑛後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

良死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
進縉無他能工側媚而已西廠廢尚銘遂專東廠事聞
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
不至帝尋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
不盡而陳準代為東廠準素善懷恩既代銘誠諸校尉
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梁芳者憲宗朝內侍也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諂萬貴
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

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妖人李孜省僧繼
曉皆由芳進共為姦利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名傳奉
官有白衣躡至太常卿者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
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
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員外郎林俊以
劾芳及繼曉下獄久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
謂芳及韋興曰靡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
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曰吾

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會泰山屢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孝宗立謫芳居南京尋下獄興亦斥退正德初羣奄復薦興司香太和山蕪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尚書劉大夏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諫不聽興遂復用而芳卒廢以死錢能芳黨也憲宗時鄭忠鎮貴州韋朗鎮遼東能鎮雲南竝恣縱而能尤橫貴州巡撫陳宣劾忠因請盡撤諸鎮監帝不允而雲南巡按御史郭陽顧上疏

譽能請留之雲南舊制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弗許也能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請遣指揮使郭景往諭其王詔從之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王紿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復遣景與指揮盧安等索寶貨於干崖孟密諸土司至逼淫曩罕弄女孫許為奏授宣撫踰三年事發詔巡撫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鍾蕃往按事皆實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

復上疏為二人求宥帝曲從之巡按御史甄希賢復劾
能杖守礦千戶一人死亦不罪召歸安置南京復夤緣
得南京守備時恕為南京參贊尚書能心憚恕不敢肆
久之卒韋眷王敬亦芳黨眷為廣東市舶太監縱賈人
通諸番聚珍寶甚富請以廣南均徭戶六十隸市舶布
政使彭韶爭之詔給其半眷又誣奏布政使陳選被逮
道卒自是人莫敢逆眷者弘治初眷因結蔡用妄舉李
父貴冒紀太后族已而詐偽事覺降左少監撤回京王

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挾臣同行偽為詔括書
畫古玩聚白金十萬餘兩至蘇州召諸生使錄妖書且
辱之諸生大譁巡撫王恕以聞東廠尚銘亦發其事詔
斬臣而黜敬充孝陵衛淨軍

何鼎餘杭人一名文鼎弘治初為長隨二年六月疏請
革傳奉官為儕輩所忌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
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鶴
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

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獄問主使鼎曰有問為誰
曰孔子孟子也給事中龐泮御史吳山及尚書周經主
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先後論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
使太監李廣杖殺鼎帝追思之賜祭勒其文於碑是時
中官頗畏法奉詔出鎮者福建鄧原浙江叅秀河南監
忠宣府劉清皆廉潔愛民兵部上其事賜勅旌勵又有
司禮太監蕭敬者厯事英宗憲宗諳習典故善鼓琴帝
嘗語劉大夏曰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獨李

廣蔣琮得帝寵任後二人俱敗而敬在正德間交通宸濠坐下獄贖免至世宗朝年九十餘始卒

李廣孝宗時太監也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為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鉅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後遶之給事葉紳御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

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勿治廣初死時司設監太監為請祠額葬祭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賜祭

蔣琮大興人孝宗時守備南京沿江蘆場舊隸三厰成化初江浦縣田多沉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

以補沉江田額洲與蘆塲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湖地故不隸三廠太監黃賜為守備時受奸民獻俱指為蘆塲盡收其利民已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孝宗立縣民相率愬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弘治二年綰等劾琮與民爭利且用揭帖抗詔旨琮條辨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給事中韓重因星變請斥琮及太監郭鏞等以弭天怒未報而太監陳祖生復奏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

私種南京後湖田事後湖者洪武時置黃冊庫其中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歲久湖塞錦向於湖灘稍種蔬伐葦給公用故為祖生所奏事下南京法司適郭鏞奉使兩廣道南京往觀焉御史孫紘等因劾鏞擅遊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勘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并覆綰琮訐奏事明年奏上褫錦職謫守隨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當受獻地私囑勘

官所訐事皆誣綰等劾琮亦多不實竝宜逮治詔逮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瑄等皆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綰等鵠級調外而宥琮不問時劉吉竊柄素惡南京御史劾已故興此獄尚書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竑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無忌久之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淨軍

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武宗即位掌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竝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尤瑾狡狠嘗慕王振之為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帝登極詔罷中官監倉及各城門監局瑾皆格不行而勸帝令內臣鎮守者各貢萬金又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外廷知八人

誘帝游宴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驟諫不聽尚書張昇給事中陶諧胡煜楊一瑛張禴御史王渙趙佑南京給事御史李光翰陸崑等交章論諫亦不聽五官監侯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健遷等復連疏請誅瑾戶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繼之帝不得已使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至閣議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執不可尚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岳久侍帝東宮與太監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語告帝且言閣臣議

是健等方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而吏部尚書
焦芳馳白瑾瑾大懼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環泣帝心動
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
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
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禮監永臣掌東廠大用掌西
廠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旦日諸臣入朝將伏
闕知事已變於是健遷東陽皆求去帝獨留東陽而令
焦芳入閣追殺岳亨於途箠智折臂時正德元年十月

也。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珪、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守備南京武清伯趙承慶、府尹陸珩、尚書林瀚皆以傳珪蒞疏得罪。珩勒致仕，削承慶半祿。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御史陳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復以救銑等謫。杖有差，瑾勢日益張。毛舉官僚，細過散布校尉遠近，偵伺使人救過不贍。因頗擅威福，悉遣黨奄分鎮各邊，叙大同功，遷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

傳旨授錦衣官數百員通鑑纂要成瑾誣諸翰林纂修
官騰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
超拜官秩駿由光祿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
裝潢匠役悉授官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
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
竝擬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成之其餘枷死者無數錦衣
獄徽纆相屬惡錦衣僉事牟斌善視獄囚杖而錮之府
丞周璽五官監侯楊源杖至死源初以星變陳言罪瑾

者也。瑾每奏事必傾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二年三月，瑾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臣。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則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部曹則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詞臣則檢討劉瑞、言路則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蔭、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

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
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皆海內
號忠直者也又今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
令文臣毋輒予封誥痛繩文吏寧王宸濠圖不軌賂瑾
求復護衛瑾予之濠反謀遂成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
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
參決辭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東陽顏首而已當是時
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

之罪嘗求學士吳儼賄不得又聽都御史劉宇讒怒御
史楊南金乃以大計外吏奏中落二人職授播州土司
楊斌為四川按察使令奴壻閻潔督山東學政公侯勲
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
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
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廂率屬跪謝乃
已遣使察覈邊倉都御史周南張鶴馬中錫湯全劉
憲布政以下官孫祿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

張翼郎中劉繹王蓋等竝以赦前罪下獄追補邊粟憲
至瘦死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逮前運使竊舉楊
奇等察內甲字庫謫尚書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復創
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擿發輸邊故尚書雍泰馬文升劉
大夏韓文許進都御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
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
等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三年夏御道有匿名
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承天門下瑾立門左

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
申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內臣所為始釋諸臣而主事何
欽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監李
榮以冰瓜啗羣臣瑾惡之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
所言皆為國為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為好男子奈
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榮閒住而逐偉南京時東廠
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內行廠尤酷烈中
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又悉逐京師客傭令寡婦盡嫁喪

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
瑾懼弗克懷疏自縊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
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其黨張綵曰今天
下所餽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京師而歸則以庫
金償公奈何斂怨貽患瑾然之會御史歐陽雲等十餘
人以故事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給事御史十四人
分道盤察有司爭厚斂以補帑所遣人率阿瑾意專務
搏擊劾尚書顧佐佾鍾韓文以下數十人御史彭程逋

浙江鹽課死至鬻其女孫而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或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奎或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為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謫斥有差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黃景尚書秦紘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瑾惡翰林官素不下已調侍講吳一鵬等十六人南北六部是時內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

張綵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皆為瑾腹心變更舊制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陞擢者又遣其黨丈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焚公廨守臣諭之始定給事中高滂丈滄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銓以媚瑾又以謝遷故令餘姚

人母授京官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獄裁江西鄉試額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餘姚以焦芳惡彭華也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亦為芳增河南額至九十名以優其鄉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書劉璟無所彈劾瑾詬之璟懼劾其屬王尚賓等三人乃喜給事中郝夔核榆林功懼失瑾意自縊死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令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鐸反檄數瑾罪瑾始懼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楊一清太

監張永為總督討之初與瑾同為八虎者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譎免及永出師還一清因乘間說永誅瑾永意遂決瑾好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子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為造弓弩瑾皆藏於家永捷疏至將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永慮有變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鐺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

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
遂執瑾繫於棗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次日晏朝
後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帝親籍其家
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帶諸違禁
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
獄獄具詔磔於市集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
逆黨皆伏誅張綵獄斃磔其屍閣臣焦芳劉宇曹元而
下尚書畢亨朱恩等共六十餘人皆降謫已廷臣奏瑾

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張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總神機營與瑾為黨已而惡其所為瑾亦覺其不附已也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已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鐫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楊一清往討帝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關防金瓜鋼斧以行寵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

嚮永不能間也師出寘鐫已禽永遂率五百騎撫定餘黨還次靈州一清乘間勸奏瑾不法事永曰彼晨夕上前言能必濟乎一清曰公亦上信臣因為之畫策永大喜語詳一清傳是時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師籍籍謂瑾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適永捷疏至將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竝禽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獻俘是夜遂奏誅瑾於是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王敞等奏永輯寧中外兩建奇勲遂封永兄

富為泰安伯弟容為安定伯涿州男子王牙嘗刺龍形
及人王字於足永以為妖人禽之兵部尚書何鑑乞加
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
廷臣內閣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吏部尚書
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久之坐庫官盜
庫銀事間住九年北邊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綏軍
禦之寇退乃還寧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邊兵二千先
行時王守仁已禽宸濠檻車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

縱宸濠於鄱陽湖俟帝至與戰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
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
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為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
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保
護聖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
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與永偕還江西時太監張忠
等已從大江至南昌方窮治逆黨見永至大沮永留數
旬促忠同歸江西賴以安忠等屢讒守仁亦賴永營解

獲免武宗崩永督九門防變世宗立御史蕭淮奏谷大用邱聚輩蠱惑先帝黨惡為奸並及永詔永間住已而淮復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尚非張忠比也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監提督團營未幾卒

谷大用者瑾掌司禮監時提督西廠分遣官校遠出偵事江西南康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為競渡誣以擅造龍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鷹房草場於安州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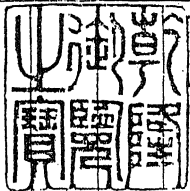
民田無數瑾誅大用辭西廡未幾帝復欲用之大學士
李東陽力諫乃止六年劉六劉七反命大用總督軍務
偕伏羌伯毛銳兵部侍郎陸完討之大用駐臨清召邊
將許恭郤永江彬劉暉等入內地聽調遣久之無功會
賊過鎮江狼山遇颶風舟覆陸完兵至殲之遂封大用
弟大亮為永清伯而先是平寘鐸時其兄大寬已封高
平伯矣義子冒陞賞者不可勝紀世宗立以迎立功賜
金幣給事中閻闔極論之尋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

陵嘉靖十年籍其家魏彬當瑾時總三千營瑾誅代掌
司禮監其年叙寧夏功封弟英鎮安伯馬永成兄山亦
封平涼伯世宗立彬不自安為英辭伯爵詔改都督同
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事中楊秉義徐景嵩吳嚴皆言
彬附和逆瑾結姻江彬宜置極典帝宥不問已而御史
復論之始令閒住張忠霸州人正德時御馬太監與司
禮張雄東廠張銳並侍豹房用事時號三張性皆兇悖
忠利大盜張茂財結為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至

怨其父不愛已致自宮拒不見同儕勸之乃垂簾杖其父然後相抱泣其無人理如此銳以捕妖言功加祿至一百二十石每緝事先令邏卒誘人為奸乃捕之得賄則釋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並交通宸濠受臧賢錢寧等賄以助成其叛寧王反忠勸帝親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縱宸濠鄱陽待帝自戰皆忠之謀也是時又有吳經者尤親暱帝南征經先至揚州嘗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許以金贖貧者多自

經先是又有劉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烏斯藏僧
所齎金寶以百餘萬計廷臣交章諫不聽允至成都治
裝歲餘費又數十萬公私匱竭既至為番人所襲允走
免將士死者數百人盡亡其所齎及歸武帝已崩世宗
用御史王鈞等言張忠吳經發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
下都察院鞠治允亦得罪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
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
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

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
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嘉靖朝雖內臣權勢尚
在然其害視他時差減云



明史卷三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四考證

鄭和傳其奠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禽祖義獻俘戮於都市

臣方煒按瀛涯勝覽載陳祖義本廣東人孥家遁逃遂為之主時有施進者亦廣東人因和統師至具訴祖義貪橫狀祖義既擒誅進仍回舊港進歿其女代為將所載較傳特詳謹附識

鄭和傳國王亞烈苦柰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

臣方

煒按明實錄亞烈苦柰兒至京上憫其無知釋之給與衣食命擇其屬之賢者立為王以承國祀無遣歸國之事與傳不同謹識

鄭和傳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使使朝貢

臣方煒

按明實錄蘇幹刺乃前偽王弟外國傳亦作老王弟傳作偽王子者誤謹改

鄭和傳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謀斯等十七國而

還

臣

方煒按明實錄及外國傳俱稱和景弘齋詔

往使凡歷二十餘國此作十七國互異謹識

鄭和傳

候顯附

榜葛刺之西有國曰泊納模兒者地居

五印度中古佛國也

臣

方煒按五印度之名明以

前所記之書傳聞異辭未能詳考恭讀

御製五印度考說天竺一國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印度皆

厄訥特珂克之地北印度實近回部之業爾羗過葱

嶺即拔達克山轉而南為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為溫

都斯土又轉而南方為厄納特珂克其道里莫得而
詳

指示分明足破千古傳疑之誤此傳稱帝欲通榜葛刺諸
國復命侯顯帥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又云榜葛
刺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
云云顯既率舟師即不能至五印度之地下文又稱
遍歷烏斯藏諸國而還與前所載又相矛盾明代官
官奉使惟所妄稱而不為考核舛訛大率如此謹仍

原文而識之

金英傳 正統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獄囚

臣方煒按明時中官會審錄囚始於正統六年維時
內監為興安至是儀制更僭詳見刑法志謹附考

金英傳

王瑾附

官其養子王椿

臣方煒按水東日記

瑾養子陳林授官令從其姓曰王春其名與此少異

謹附識

金英傳

阮浪附

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贈門下皇

城使王瑤 臣方煒按王瑤明史紀事本末作王堯
與此互異謹附識

王振傳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 臣方煒按裴可烈
明大政記典故紀聞俱作裴可力明實錄於宣德二
年亦作裴可力與此異而宣德六年則又作裴可烈
與此同謹附識

王振傳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於內閣 臣方煒按是
時太后以振導帝戲游召責之諸女官以刀加振頸

振叩頭流血乃免見識大錄謹附考

王振傳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瑄於長安門臣方煒按劉中敷等後又下獄歲餘乃釋中敷為民瑞璽戍邊事正統六年見明實錄傳未詳載謹

附考

王振傳振乃為亂兵所殺臣方煒按明紀事本末

土木師潰獲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捶捶死振與此互異謹附識

王振傳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

臣方煒按毛王二中官皆長隨是日為直軍衛捶死
非百官殺之見水東日記又王長隨名王貴見明實
錄王德疏中謹附考

曹吉祥傳喜寧附

喜寧數為額森畫策索賞賜導入邊

寇掠

臣

方煒按喜寧本司設監太監時楊俊誘之

至獨石城下為總旗高斌金抱持墜入濠中遂擒之

見明實錄謹附考

懷恩傳懷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弟也

臣

方煒

按綸於仁宗時以奏太孫田獵為宣宗所銜及即位
以怨望逮下獄親鞫之綸抗辯觸怒立箠死詳見本
傳謹識

汪直傳成化十二年黑青見宮中 臣方煒按黑青見
在成化十二年七月見五行志謹附考

汪直傳建寧衛指揮楊曙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泰為
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為請瑛瑛揚諾
而馳報直直即捕曙璵考訊 臣方煒按明實錄曙

至京即主韋瑛家為瑛所紹又董璵明實錄作董序均與此異謹附考

汪直傳叅政劉福等皆無故被収臣方煒按叅政劉福明實錄作浙江左布政使與此異謹識

汪直傳小中官阿丑工俳優臣方煒按是時保國公

朱永役兵治第阿丑於上前為楚歌曰張子房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旁人曰楚兵八千何止六千對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家作第耳永懼罷役見王世貞別

集謹附識

汪直傳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

臣方

煒按罷西廠在成化十八年三月直降奉御在十九年其時言官為御史徐鏞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考

汪直傳陳準代為東廠

臣

方煒按準掌東廠有欲入

人罪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閉門自經見貂

瑞史鑑謹附考

梁芳傳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

臣

方煒按王

鰲震澤紀聞載此事稱內府積金十窖俱罄懸與此稍異謹附識

梁芳傳

王敬附

信妖人王臣

臣方煒按王臣本錦衣

衛千戶見貂璫史鑑謹附考

李廣傳幼公主瘍

臣方煒按時幼公主患痘廣飲以

符水而遂殤見貂璫史鑑謹附考

蔣琮傳孝宗時守備南京

臣

方煒按琮於成化十五

年管海子嘗以潛留私宅事為尚銘所發執送鎮撫

司究問見明實錄謹附考

蔣琮傳時劉吉竊柄素惡南京御史劾已

臣方煒按

吉曾於弘治初為南京給事中方向御史陳嵩等所

劾以雷震孝陵松樹也見姜綰傳及明實錄謹附考

劉瑾傳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

臣方煒按泳

化類編太監李榮亦與岳等同降充南京淨軍傳內

失載謹附考

劉瑾傳郎中劉鐸張瑋

臣

方煒按鴻猷錄作主事張

偉尚寶卿崔濬名姓皆與此互異謹附識

劉瑾傳部曹則郎中李夢陽

臣

方煒按是時李夢陽

為韓文草疏稿故亦入奸黨見琬琰集謹附考

劉瑾傳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

臣

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作辰入酉出與此稍異謹附

識

劉瑾傳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

令

臣

方煒按雲鳳並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

故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劉瑾傳因奏瑾不法十七事

臣方煒按明實錄不載

永所奏瑾不法十七事而有科道官所劾瑾罪十九事一剋害軍民二私藏軍器三掘郊壇土以造室四阻格詔旨五復寧王護衛六奏事皆專決七私行占候八濫罪良善九擅行封爵十任意黜陟十一裁兵釀盜十二以私怨藉沒大臣十三廣通賂遺十四奪各官誥勅十五罰官員米石十六以嚴刑箱天下口

十七以緝事騷動天下十八擅增陝西解額十九增
立改文就武名目當與永所奏大同小異謹附考

明史卷三百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三百五

郎中_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官官二

李芳

張鯨

梁永

馮保

陳增
陳奉
高淮

陳矩

王安

魏忠賢

王體乾

李永貞等

崔文昇

張彛憲

高起潛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穆宗朝內官監太監也帝初立芳即受知頗見信任初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躡官工部尚書修廬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隆慶元年二月芳劾之時杲已削官乃下獄遣

戍盡汰其所冒冗員又奏草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大為同類所嫉而是時司禮諸閹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鰲山燈導帝為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祥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閒住二年十一月復杖芳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尚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祥等益橫前司禮太監黃錦已革廕祥輒復予之工部尚書雷禮劾祥傳

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
厥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
罪祥而令禮致仕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
法司不預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燾賄越制得嗣封肅
王洪尤貪肆內閣大臣亦有因之以進者三人所糜國
帑無算帝享太廟三人皆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
辭謝與六卿埒廷臣論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補去
給事中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鄭履淳

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廕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獨久繫獄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宥芳乃得釋充南京淨軍

馮保深州人嘉靖中為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適不悅於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罷拱復薦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監者例不當掌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

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屬居正豫
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
具遺詔居正面亦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穆宗甫崩保
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
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寶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
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拱諷六科給事中程
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章數其奸而給事中雖遵
陸樹德又特疏論列拱意疏下即擬旨逐保而保匿其

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
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為
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迨
拱去保憾猶未釋萬厯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偽為內
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保欲緣此族拱與居正謀
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於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
大臣許之踰日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大臣疾呼曰
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

敢鞫而罷會廷臣楊博葛守禮等保持之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瘡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用為乾清宮等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已手詔令

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
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
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內侍俱自陳
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保善琴
能書帝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
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所以待之甚隆後保益橫
肆即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而
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矯托大體

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進保使使謂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玩好又能約束其子弟不敢肆惡都人遂以是稱之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者由保為之左右也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為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使兩人相疑旋復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事與籌畫因恃勢招權利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詰其橫如此居正之奪情及杖吳中行等保有功焉已

而居正死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
晟入閣保即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楨王國結事中王繼
光相繼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內閣張四維度申時
行不肯為晟下擬旨允之帝即報可保時病起詎曰我
小恙遽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
難之擬廢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
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
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伐爵大

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太后久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
怒保東宮舊閹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閒住帝
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
入乃從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
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從子邦寧竝官都督削職下
獄瘐死大受及其黨周海何忠等八人貶小火者司香
孝陵爵與大受子烟瘴永成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
珠寶瑰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為

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驟貴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而其時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沒得罪

張鯨新城人太監張宏名下也內豎初入宮必投一大璫為主謂之名下馮保用事鯨害其寵為帝畫策害保宏謂鯨曰馮公前輩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鯨不聽既譖

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無過惡以賢稱萬厯十二年卒張誠代掌司禮監十八年鯨罷東廠誠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鯨性剛果帝倚任之其在東廠兼掌內府供用庫印頗為時相所憚而其用事私人邢尚智招權受賕萬厯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鯨及其黨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為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

而削尚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中陳尚象吳文梓楊文煥御史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尚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大學士申時行阿縱帝皆不應命下象乾詔獄以時行及同官許國王錫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給事中李沂至謂帝納鯨金寶故寬鯨罪帝大怒言沂等為張居正馮保報復杖六十削其官鯨亦私家間住已而南京兵部尚書吳文華率南九卿請

罪鯨而宥言者帝亦不聽尋復召鯨入給事中陳與郊御史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報最後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指鯨以賄復進帝怒甚召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命治于仁罪而召鯨令時行等傳諭責訓之鯨寵遂衰尚智後減死充軍

陳增神宗朝礦稅太監也萬曆十二年房山縣民史錦奏請開礦下撫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臺山

還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
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
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
不可至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
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
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
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
營建乏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

四年始其後言曠者爭走闕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
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
昌平橫嶺涑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并
採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
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
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湖廣則陳
奉而增奉敕開採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
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橫繹

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增及陳奉高淮二十四年增始至山東即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為逮問削職益都知縣吳宗堯抗增被陷幾死詔獄巡撫尹應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罰俸已復命增兼徵山東店稅與臨清稅監馬堂相爭帝為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增益肆無忌其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全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掇金寶募人告密誣大

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御史劉
曰梧具以狀聞鹽務少監魯保亦奉守訊等阻塞鹽課
帝俱弗省久之鳳陽巡撫李三才劾守訊奸贓增懼因
搜得守訊違禁珍寶及賕銀四十餘萬聞於朝命械入
京鞫治乃論死而增肆惡山東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
死陳奉御馬監奉御也萬厯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荊州
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奉兼領數
使恣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

骨伺奉自武昌抵荊州聚數千人譟於塗競擲瓦石擊之奔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黃州知府趙文煒荊州推官華珏荊門知州高則巽黃州經歷車任重等煽亂帝為逮珏任重而謫商畊等官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讐請罷不治

而停他處開掘不報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奏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為蒙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

皆置不問奉復使人開穀城礦不獲脅其庫金為縣民
所逐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奉隨誣奉降
應京雜職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
可奉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邱宅推官何棟如緹騎逮訊
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送之奉又榜列應
京罪狀於衢民切齒恨復相聚圍奉署誓必殺奉奉逃
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
可大護奉焚其轅門事聞一貫及給事中姚文蔚等請

撤奉不報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稅亦奏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解一病國剥民帝始召奉歸而用一貫請革可大職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去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為民所掠多與徒衛導之出疆楚民無不毒恨者奉至京師給事中陳維春郭如星復極言其罪帝不懌降二人雜職三十二年始釋應京歸之翰卒瘐死當奉劾商畊等時臨清民亦譟而逐馬堂馬堂者天津稅監也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

數百人白晝手銀鎗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僅告
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為罷市州
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
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
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
臨清民立祠以祀後十餘年堂擅往揚州巡鹽御史徐
縉芳劾其九罪不問高淮尚膳監監永也神宗寵愛諸
稅監自大學士趙志臯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

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
譴以故諸稅監益驕而淮及梁永尤甚淮與陳奉同時
採礦徵稅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淮誣繫諸生數
十人巡按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
旨會勘卒不問淮又惡遼東總兵馬林不為已下劾罷
之給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謫先春雜職巡按何
爾健與淮互訐奏淮遣人邀於路執其奏事人錮之獄
匿疏不以聞又請復遼東馬市巡撫趙楫力爭始得寢

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
言欲入大內謁帝潛住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
繼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
命降人意欲何為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皆
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
史袁九臯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
不報巡撫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
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奏其妄帝

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粟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三十六年四月前屯衛軍甲而譟誓食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懼內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譁薊遼總督蹇達再疏暴淮罪乃召歸而以通灣稅監張畧兼領其事獲陽竟死獄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釋

梁永御馬監監丞也萬厯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陝西徵收名馬貨物稅監故不典兵永獨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戶樂綱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志發其奸并劾礦監趙欽詔逮正志瘐死詔獄中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永責賂箠斃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顧使永會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率兵巡花馬池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是帥諸

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陝地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
騁諸生李洪遠等縱樂網等肆為淫掠私宮良家子數
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藍田等七關歲得十萬復用奸
人胡奉言索咸陽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十
斤知縣宋時際怒弗予咸寧人道行遇盜跡之稅使役
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薦劫稅銀帝命逮
時際而以朝薦到官未久鐫秩一級陝西巡撫顧其志

盡發其奸且言秦民萬衆共圖殺永大學士沈鯉朱賡
請械永歸以安衆心帝悉置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
薦官會御史余懋衡方按陝西永懼使綱耽懋衡幾死
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疏永部下諸亡命乃稍稍散
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輶盈路詐為上供
物持劍戟弓弩結陣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馬匹者已乘
郵傳先發九功等急馳欲追及與同出關朝薦疑其盜
見九功等後至無驗邏兵與格鬪追至渭南殺數人盡

奪其裝御史懋衡以捕盜殺傷聞永大寤聽樂網謀使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等各貢名馬金珠睛綠諸寶物而咸寧知縣朝薦承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之鬻君章等誣以盜帝怒曰御史醜無恙而朝薦代為報復且劫貢物敕逮朝薦而令撫按護永等還京三十四年事也是年楊榮為雲南人所殺初榮妄奏阿瓦猛密諸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既而榮所進不得什一乃誣知府熊鐸侵匿下法

司又請詔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愈怙寵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詔獄已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百姓恨榮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至是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劬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

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率寃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大學士沈鯉揭爭且密屬太監陳矩剖示帝乃止誅世勛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稅使邱乘雲兼攝雲南事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兇者湖口稅監李道劾降九江府經歷樊圃充又劾逮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降臨江知府顧起淹山西稅監孫朝劾降夏縣知縣韓薰給事中程紹以

救薰鑄一級給事中李應策等復救之遂削紹薰職巡撫魏允貞以阻撓罷去廣東稅監李鳳劾逮鄉官通判吳應鴻等鳳與珠池監李敬相仇巡按李時華恃敬授劾鳳給事中宋一韓言鳳乾沒五千餘萬他珍寶稱是吏部尚書李戴等言鳳釀禍致潮陽鼓譟粵中人爭欲殺之帝不問而敬惡亦不減於鳳採珠七八年歲得珠近萬兩其後珠池盜起敬乃請罷採山西礦監張忠劾降夏縣知縣袁應春又劾逮西城兵馬戴文龍江西礦

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饒州通判陳奇可諭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饒縣勘礦洞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渴億而歸乃蜚鴻罷其官橫嶺礦監王虎以廣昌民變劾降易州知州孫大祚蘇杭織造太監兼管稅務孫隆激民變遍焚諸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宗薦布政使陳性學立擢巡撫居閩十餘年廣肆毒害四十二年四月萬衆洶洶欲殺宗宗率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袁

一驥署露刃劫之今諭衆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復拘同知陳勇於署者久之事聞帝召寀還命出勇而一驥由此罷他若通州張畧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為民害迨帝崩始下遺詔罷礦稅撤諸中使還京

陳矩安肅人萬厯中為司禮秉筆太監二十六年提督東廠為人頗以平恕稱嘗奉詔收書籍中有侍郎呂坤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為序鈐諸木時國

本未定或作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大指言貴妃欲奪儲位坤陰助之并及張養蒙魏允貞等九人語極妄誕踰三年皇太子立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勲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竑議言貴妃與大學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結謀易太子其言益妄誕不經矩矱之以聞大學士賡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錦衣

衛大索必得造妖書者時大獄猝發緝校交錯都下以
風影捕繫所株連甚衆之禎欲陷錦衣指揮周嘉慶首
輔沈一貫欲陷次輔沈鯉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屬矩矩
拒不肯聽已而百戶蔣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師無
賴人也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
脅國泰及繼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訊不承妻妾子弟
皆掠治無完膚矩心念生光即寬然前罪已當死且獄
無主名上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禮部侍郎李廷機

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乃具獄生光坐凌遲死鯉
正域嘉慶及株連者皆賴矩得全三十三年掌司禮監
督殿如故帝欲杖建言參政姜士昌以矩諫而止雲南
民殺稅監楊榮帝欲盡捕亂者亦以矩言獲免明年奉
詔慮囚御史曹學程以阻封曰本酋闕白事繫獄且十
年法司請於矩求出矩謝不敢已而密白之竟得釋餘
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賜祠額曰清忠自馮保張誠張
鯉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

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帝
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
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採權者帝實
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怒尋致禍亂云

王安雄縣人初隸馮保名下萬厯二十二年陳矩薦於
帝命為皇長子伴讀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撫皇
長子過安善調護貴妃無所得梗擊事起貴妃心懼安
為太子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帝大悅光宗

即位擢司禮秉筆太監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書舍人汪文言言勸帝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人頗歸功於安大學士劉一燝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初西宮李選侍怙寵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內忿不平及光宗崩選侍與心腹閹李進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於漣漣偕一燝等入臨安紹選侍抱皇長子出擇吉即位選侍移別宮去事詳一燝等傳熹宗心德安言無不納安為人剛直而

疎又善病不能數見帝魏忠賢始進自結於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譽忠賢安信之及安怒朝與忠賢爭客氏也勒朝退而忠賢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啓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忠賢意乃決喉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劉朝為南海子提督使殺安劉朝者李選侍私閹故以移宮盜庫下獄宥出者既至絕安食安取籬

落中蘆葍啗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安死三年忠賢
遂誣東林諸人與安交屢興大獄所誅竄甚衆矣莊烈
帝立賜祠額曰昭忠

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與羣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而
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後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忠賢
自萬厯中選入宮隸太監孫暹資緣入甲字庫又求為
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諂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
亦善遇之長孫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

及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兩人深相結
光宗崩長孫嗣立是為熹宗忠賢客氏竝有寵未踰月
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忠賢兄
釗俱錦衣千戶忠賢尋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
提督寶和三店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
得之天啓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叙忠賢治皇祖陵功
御史王心一諫不聽及帝大婚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
客氏出外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

后幼賴媼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頗客氏逐魏朝
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閹客氏淫而狠
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
兩人勢益張用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
輔等為羽翼宮中人莫敢忤既而客氏出復召入御史
周宗建侍郎陳邦瞻御史馬鳴起給事中侯震暘先後
力爭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復言之
竝謫外尚未指及忠賢也忠賢乃勸帝選武閹鍊火器

為內操密結大學士沈漣為援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
狗馬射獵禮部主事劉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賴大學士
葉向高救免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
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宮禁宰
輔大臣為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吏部郎顧憲成講
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既
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
目之為邪黨天啓初廢斥殆盡識者已憂其過激變生

及忠賢勢成其黨果謀倚之以傾東林而徐大化霍維
華孫杰首附忠賢劉一燝及尚書周嘉謨並為杰劾去
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
龍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在言路皆力
持清議忠賢未克逞二年叙慶陵功廕忠賢弟姪錦衣
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澶交通客
魏俱被譴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時忠賢讒
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亦俱

熙三年春引私人魏廣微為大學士令給事中郭鞏許
宗建一爆元標及楊連周朝瑞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
國宗建駁鞏受忠賢指揮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鞏及
忠賢皆不勝其秋詔忠賢及客氏子國興所廕錦衣官
竝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交
諫不從忠賢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為威
虐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
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帝

由此乏嗣他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衆禁掖事秘莫詳也是冬兼掌東廠事四年給事中傅樞結忠賢甥傳應星為兄弟誣奏中書汪文言竝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鎮撫獄將大行羅織掌鎮撫劉僑受葉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賢大怒削僑籍而以私人許顯純代是時御史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廕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忠賢皆矯旨詰責於是副都

御史楊漣憤甚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求解
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
為剖析體乾等翼之帝憐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
於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漣既絀魏大中及給事中陳
良訕許譽卿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
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葉向高及掌
詹事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不許當是時忠
賢憤甚欲盡殺異已者顧秉謙因陰籍其所忌姓名授

忠賢使以次斥逐王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幾工部郎中萬燝上疏刺忠賢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讟一時罷斥者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乃矯中旨召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為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為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為給事中

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為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紹徽喬
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
懋等為之爪牙未幾復用擬成崔呈秀為御史呈秀乃
造天鑒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
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為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
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羣小益求媚忠賢攘
臂攻東林矣初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
廷弼獄事忠賢本無預其黨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遂

相率歸忠賢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以故忠賢欲甘心焉御史張訥倪文煥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程等競搏擊善類為報復而御史梁夢環復興汪文言獄下鎮撫司拷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於獄又殺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又削逐尚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鼐等五十餘人朝署一空而

特召元詩教劉述祖等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
忠賢之黨徧要津矣當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
論虛實輒糜爛戚臣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
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死中書吳懷
賢讀楊漣疏擊節稱歎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武弁蔣
應陽為廷弼訟寃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
僇甚至剥皮剗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其年叙門
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

事擢傳應星為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僉書錦衣衛掌南鎮撫司事六年二月鹵簿大駕成廕都督僉事復使其黨李永貞偽為浙江太監李實奏逮治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死獄中蘇州民見順昌逮不平毆殺二校尉巡撫毛一鷺為捕顏佩章等五人悉誅死刑部尚書徐兆魁治獄視忠賢所怒即坐大辟又從霍維華言命顧秉謙等修

三朝要典極意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毀講學書
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籍海內皆屏
息喪氣霍維華遂教忠賢冒邊功矣遼陽男子武長春
遊妓家有妄言東廠禽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
春敵間不獲且為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勲詔封忠賢姪
良卿為肅寧伯賜宅第莊田頒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
請崇其先世詔贈忠賢四代如本爵忠賢又矯詔遣其
黨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叙功

廕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草場火以忠賢救得無害於是頌功德者相繼請祠皆自此始矣編修吳孔嘉與宗人吳養春有讐誘養春僕告其主隱占黃山養春父子瘐死忠賢遣主事呂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殘酷知府石萬程不忍棄官去徽州幾亂其黨都督張體乾誣揚州知府劉鐸代李承恩謀釋獄結道士方景陽詛忠賢鐸竟斬又以睚眦

怨誣新城侯子錦衣王國興論斬並黜主事徐石麟御史門克新許吳人顧同寅孫文易誅熊廷弼坐妖言律斬又逮侍郎王之寀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問達何士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贓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當此之時内外大權一歸忠賢内豎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

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
應元主殺僂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
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
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
置死黨心忌張皇后其年秋誣后父張國紀縱奴不法
矯中宮旨冀搖后帝為致奴法而誚讓國紀忠賢未慊
復使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交發國紀罪狀並
言后非國紀女會王體乾危言沮之乃止其冬三殿成

李永貞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
時已晉肅寧侯矣亦晉寧國公食祿如魏國公例再加
恩廕錦衣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奏
給賜第已而太監陶文奏築喜峰隘口成督師王之臣
奏築山海城刑部尚書薛貞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
孝陵工竣甘鎮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
區畫方畧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
所廕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

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而擢
崔呈秀弟凝秀為浙江總兵官名器僭濫於是為極其
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
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弗絕七年春復以崔文昇總漕
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津文昇故侍光宗藥為
東林所攻者也海內爭望風獻諂諸督撫大吏間鳴泰
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洵洵若不及下及
武夫賈豎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攘奪民田廬

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
予以忠賢父配啓聖公初潘汝禎首上疏御史劉之待
會藁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
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章
奏無巨細輒頌忠賢宗室若楚王華燧中書朱慎盜勲
戚若豐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
誠總督張我續及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
馨汪若極何廷樞楊維新陳維新陳爾翼郭如閤郭希

禹徐溶輩佞詞累續不顧羞恥忠賢亦時加恩澤以報
之所有疏咸稱殿臣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
圖票旨亦必曰朕與殿臣無敢名忠賢者山東產麒麟
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立極等票旨云殿臣修德故仁
獸至其誣罔若此前後賜獎敕無算誥命皆擬九錫文
是年自春及秋忠賢冒款汪薩本禽阿勒巴岱魯台等
功積廕錦衣指揮使十有七人其族孫希孔希孟希堯
希舜鵬程姻戚董芳名王選楊六奇楊祚昌皆至左右

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
魏撫民又從錦衣改尚寶卿而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
崇煥奏寧遠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封其從孫鵬翼為
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為東安侯加良卿
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因徧賚諸廷臣用呈秀
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獨絀崇煥功不錄時鵬翼良
棟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
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帝性機巧好親

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輒奏
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以是恣威
福惟已意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鏡鼓
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握刀者夾左右
馳厨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
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
顧盼未嘗及也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
歸私第騶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忠賢故駭無他長

其黨日夜教之客氏為內主羣凶煽虐以是毒痛海內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
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攻崔呈秀以嘗帝主事陸
澄原錢元慙員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
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
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
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
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

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詔磔其屍懸首河間笞殺客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棄市籍其家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為人尤疾之崇禎二年命大學士韓爌等定逆案始盡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諸麗逆案者日夜圖報復其後溫體仁薛國觀輩相繼柄政潛傾正人為翻逆案地帝亦厭廷臣黨比復委用中

璫而逆案中阮大鍼等卒肆毒江左至於滅亡

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皆忠賢黨體乾昌平人柔佞深險熹宗初為尚膳太監遷司禮秉筆王安之辭司禮掌印也體乾急謀於客魏奪之而置安於死用是一意附忠賢為之盡力故事司禮掌印者位東廠上體乾避忠賢獨處其下故忠賢一無所忌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譴萬燝之死出體乾意忠賢不識字體乾與永貞等為之謀主遇票紅

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及忠賢
冒陵工殿工邊功等賞體乾永貞輩亦各廕錦衣官數
人嘗疑選人錢受益黃願素為錢謙益黃尊素兄弟欲
並禁錮其阿媚忠賢如此及莊烈帝定逆案革體乾職
籍其家永貞通州人萬厯中為內侍犯法被繫者十八
年光宗立得釋忠賢用事引其黨諸棟史賓等為秉筆
永貞入棟幕與忠賢掌班劉榮為死友棟死黃緣得通
於忠賢由文書房陞秉筆太監匝月五遷與體乾文輔

及石元雅共為忠賢心腹凡章奏入永貞等先鈐識竅
要白忠賢議行崔呈秀所獻諸錄永貞等各置小冊袖
中遇有處分則爭出冊告曰此某錄中人也故無得免
者永貞性貪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沒無算莊烈帝
立永貞陽引退行十五萬金於體乾及司禮王永祚王
本政求援三人惡其反覆首於帝永貞懼遂亡去既而
被獲謫鳳陽尋以偽草李實奏逮至伏誅文輔初為客
氏子侯國興授讀諂附忠賢由司禮秉筆歷掌御馬監

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奪寧安大長公主第為厠署曰戶
工總部騶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參勢倖出羣閣
上莊烈帝立復附徐應元謫南京時有劉若愚者故隸
陳矩名下儕輩中頗知書天啓初李永貞取入內直房
主筆札永貞粗通文墨以若愚識典故每事多諮訪之
頗預聞其密謀忠賢敗楊維垣首劾永貞并及若愚佐
逆狀充孝陵淨軍已御史劉重慶以李實誣高攀龍等
七人事劾實實疏辨言係空印紙乃忠賢逼取之令永

貞填書者帝驗疏墨在硃上遂誅永貞而韓爌等定逆案以若愚刀筆深文朋奸害政坐大辟若愚既長繫因作酌中志四卷以自飾久之竟得釋時以為失刑云

崔文昇者鄭貴妃宮中內侍也光宗立陞司禮秉筆掌御藥房時貴妃進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既而有疾文昇用大黃藥益劇不視朝外廷洶洶皆言文昇受貴妃指有異謀給事中楊漣言陛下哀毀之餘萬幾勞瘁文昇誤用伐藥又構造流言謂侍御蠱惑損陛下令名陛下

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然構造之說連疑文昇誤用藥故為此以圖卸罪其實出於文昇果否未知也未幾光宗服鴻臚丞李可灼紅丸遂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閣臣方從哲惟御史鄭宗周等直指文昇給事中魏大中言文昇之惡不下張差御史吳甦亦謂其罪浮可灼下廷議可灼論戍文昇謫南京及忠賢用事召文昇總督漕運兼管河道莊烈帝即位召回御史吳煥復劾之疏甫上文昇即結同黨伏宮門號哭聲徹御座帝大怒並

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淨軍

張彞憲莊烈帝朝司禮太監也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近侍崇禎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府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西監視軍馬而以彞憲有心計令鈎校戶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為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焉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飈等十餘

人論諫不納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具公疏爭帝曰
苟羣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衆莫敢對南京侍郎
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亦以召
對力諫俱不聽彛憲遂按行兩部踞尚書上命郎中以
下謁見工部侍郎高弘圖不為下抗疏乞歸削籍去彛
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管盛甲主事孫肇興恐
稽滯軍事因劾其悞國帝命回奏罪至遣戍主事金鉉
周鑣皆以諫斥去工部尚書周士樸以不赴彛憲期被

詰問罷去是時中璫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甫踰月即
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落良機職命坤按治給事中魏
呈潤爭之亦謫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
相傾擠者於是坤抗疏劾修撰陳于泰謂其盜竊科名
語侵周延儒給事中傅朝佑言坤妄干彈劾之權且其
文詞練達機鋒挑激必有陰邪險人主之其意指溫體
仁帝置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內臣舉動幾
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

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備責廷儒欲以動帝帝怒
削其籍時帝方一意用內臣故言者多得罪至八年八
月始下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廢立
軍餉稍清盡撤監視總理又明年命彝憲守備南京尋
死然帝卒用高起潛輩典兵監鎮馴至開闕延賊遂底
滅亡

高起潛不知所自進帝數以兵柄委之五年命偕其儕
呂直督諸將征孔有德於登州明年凱旋時流賊大熾

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
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
者悉名監視而起潛得監視寧錦諸軍已而諸監多侵
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
無功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視如故九年七月
復遣太監李輔國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
武劉元斌防馬水河時兵部尚書張鳳翼出督援軍宣
大總督梁廷棟亦引兵南特命起潛為總監給金三萬

賞功牌千以司禮大璫張雲漢韓贊周副之然起潛實未嘗決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闕內道楊於國疏爭被黜既而與兵部尚書楊嗣昌比致宣大總督盧象昇孤軍戰歿又匿不言狀人多疾之十七年李自成將犯關帝復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勲鎮宣府勲至鎮即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旨云杜勲罵賊殉難予廕祠蓋為內臣蒙蔽也未幾勲從賊

至自成設黃幄坐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勲
侍其下呼城上請入見守城諸璫縋之上同入大內盛
稱賊勢勸帝自為計左右請留之勲曰不返則二王危
乃縱之出復縋下語守城諸璫曰吾曹富貴固在也俄
而城陷諸璫皆降及賊敗將遁乃下令盡逐內豎無貴
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賊遂捆載
其金帛珠寶西去初內臣奉命守城已有異志令士卒
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使有聲格擊則折至

是賊即以其杖驅馬廣寧門之啓皆謂太監曹化淳獻之或曰化淳實守東直門而化淳入

國朝上疏奏辨甚力然人終莫之信也起潛赴寧前中道棄關走福王召為京營提督後亦降於我

大清

王承恩太監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禮秉筆太監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關帝命承恩提督京營是時事勢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

門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礮擊之連斃數人而諸璫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官備親征夜分內城陷天將曙帝崩於壽皇亭承恩即自縊其下福王時諡忠愍

本朝因禮部議立碑祠祀以旌之祔葬莊烈帝陵側方正化山東人崇禎時為司禮太監十五年冬畿輔被兵命總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已而撤還十七年二月復命出鎮正化頓首辭帝不許又頓首曰奴此行萬無能為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既至與同知

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公
好為之及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為誰屬聲曰我總
監方公也賊攢刀斫殺之其從奄皆死時內臣殉難者
更有故用禮掌印太監高時明司禮秉筆太監李鳳翔
提督諸監局太監褚憲章張國元四人督東廠太監王
之心家最富既降賊勒其貲拷死福王時建旌忠祠祀
諸死難者以王承恩為正祀內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
亦濫與焉

[illegible]

明史卷三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五考證

李芳傳而是時司禮諸閹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

臣

方煒按明實錄滕祥乃御用監太監未掌司禮與此

互異謹識

李芳傳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法司不預

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燾賄越制得嗣封肅王

臣

方煒按肅王紳堵無子縉燾為紳堵從祖例不宜襲

部議以郡王理藩事帝不許隆慶五年特命嗣爵設
官屬之半見諸王列傳謹附考

李芳傳給事中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
鄭履淳皆廷杖削籍 臣方煒按陳吾德傳時命中
官崔敏市珍寶李已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帝
怒杖已百錮獄斥吾德為民是吾德未經廷杖與此
稍異謹附識

馮保傳穆宗甫崩保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 臣

方煒按胡濬傳神宗即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冲掌
司禮監是保代冲在神宗即位後與此傳少異謹附
識

馮保傳所昵孫海客用為乾清宮管事牌子 臣方煒

按時慈聖太后使保捕孫海客用杖而逐之見張居
正傳又按馮經綸傳有萬曆二十二年五城御史籍
中官客用家事是客用後復召還旋以得罪又被籍
也謹附考

馮保傳居正以遺疏薦其坐主潘晟入閣保即遣官召之
臣方煒按張居正傳稱潘晟為馮保所受書者故
強張居正薦之而此傳則謂晟為居正坐主蓋薦晟本
出保意居正又以座主故曲徇之合兩傳參觀情事
乃脩謹附識

馮保傳東宮舊閣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閒住
臣方煒按李沂傳稱言官競劾張鯨時或謂鯨罪
至如馮保以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故授意言者發之

云云誠既德保不應陳其過惡其情事與此傳所記
互異謹附識

張鯨傳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
御司香孝陵籍其家

臣方煒按馬經綸傳張誠失

帝意會誠家奴錦衣千戶霍文炳當遷指揮僉事帝
以是罪之斥逐三十餘人事在二十三年與此少異
謹附考

張鯨傳鯨以私家閒住

臣方煒按李世達傳世達為

刑部尚書時張鯨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乃屏鯨於外此傳失載世達名謹附識

陳增傳增始至山東即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為逮問削職臣方煒按時韋國賢忤增被侵辱巡撫萬象春力保持之增劾國賢因及象春黨庇座奪俸見象春本傳謹附識

陳增傳益都知縣吳宗堯抗增被陷幾死臣方煒按時守令見增如屬吏宗堯獨具賓主禮又驛丞金子

登說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罔子登構於增日徵
千人鑿山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宗堯遂
盡發增不法事帝怒因逮治見宗堯本傳謹附考

陳增傳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

臣方

煒按郭正域傳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
浙江織造沈鯉持不可正域亦力爭明史紀事本末
又有歙縣監生吳養晦投稅監魯保之文是保亦兼
領稅監謹附考

陳增傳

陳奉附

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

臣方煒按明

史紀事本末作荊州知府李商畊與此互異謹附識

陳增傳帝為逮珏任重而謫州畊等官

臣方煒按華

珏逮下詔獄以唐文獻力周旋得無死見文獻本傳

謹附考

陳增傳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

臣方煒

按馮應京傳稱應京抗疏列奉九大罪此作十大罪

與本傳互異應京原疏諸書不載無可考証謹附識

陳增傳而御馬監監承李道芳督理湖口船稅亦奏奉

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解一病國剥民

臣方煒

按鄱陽故無商稅時李道為稅使置關湖口征課大學士吳道南請罷關勿征帝不納見道南本傳謹附

考

陳增傳

高淮附

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皆劾

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

臣方煒按淮假進貢名率甲至國門大學士沈鯉中

夜密奏其不可詔責而止互見沈鯉本傳謹附考

陳增傳誣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臣方煒按李頤傳又有淮誣

劾山海同知羅大器事此傳未載謹附考

梁永傳永又請兼鎮守職銜臣方煒按永求領鎮守事以沈鯉言而罷互見鯉傳謹附考

梁永傳知縣宋時際怒弗予臣方煒按宋時際華珏

傳作宗時際明史紀事本末作宋時隆其姓名均與

此異謹識

梁永傳陝西巡撫顧其志盡發其奸

臣

方燁按余懋

衛傳時梁永慮軍民為難召亡命掾甲自衛御史王
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巡撫
顧其志頗為永諱永乃藉口辦與此傳所稱顧其志
盡發其奸者情事互異謹附考

梁永傳

楊榮附

榮由是愈怙罷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

臣方燁按明史紀事本未作雲南知府蔡如川與

此稍異謹附識

梁永傳帝乃止誅世勛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

稅使卽來雲兼攝雲南事 臣方燁按二百三十卷

汪若霖傳作巡撫趙用賓其姓與此互異考本紀有

雲南蠻叛巡撫都御史陳用賓坐失事下獄事與此

相合則作趙者誤謹於汪若霖傳內改正此傳仍原

文附識

梁永傳山西稅監孫朝劾降夏縣知縣韓薰 臣方燁

按二百四十二卷程紹傳二百二十五卷李戴傳俱
作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 奏調僻地
與此作孫朝者不同但考張忠係礦監非稅監况忠
所劾乃夏將知縣袁應春亦非韓薰此自係孫朝之
事當係李戴程紹二傳之誤謹於二傳內改正此傳
仍原文謹識

梁永傳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敵

臣方煒按時潘相敵折輔國將軍謀圯股因劾李鴻

主使巡按御史吳達可疏救不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閣臣亦爭之乃寢見達可本傳謹附考

陳矩傳自朝房至勲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竑議臣方燁按續憂危竑議內尚有陳汝忠鄭國泰二人之名此傳未載謹附考

陳矩傳禮部侍郎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乃具獄生光問凌遲死臣方燁按時廷機與御史

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疏趣定皦生光獄株連
遂絕見廷機本傳謹附考

陳矩傳鯉正域嘉慶及株連者皆賴矩得全 臣方燁

按周嘉慶以治無駭令草任回籍又有同知胡化教
官阮明卿及厰衛所捕毛尚文皆以波及獲免見郭
正域傳謹附考

陳矩傳御史曹學程以阻封日本首闕白事繫獄且十
年法司請於矩求出矩謝不敢已而密白之竟得釋

臣方煒按曹學程傳學程父繫獄遇赦不原救者率不聽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衛與此傳稍異謹附識

魏忠賢傳變姓名曰李進忠 臣方煒按忠賢初名進忠與李選侍心腹閹李進忠者本屬二人以楊漣疏叅及忠賢忠賢求救於王安安為委罪於選侍宮中之李進忠以歸外廷外廷不能辨也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考

魏忠賢傳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

臣方煒

按明史紀事本末作加客氏子國興錦衣指揮使與此作千戶者不同謹附識

魏忠賢傳忠賢同客氏逐魏朝

臣

方煒按魏朝被逐

後忠賢矯旨發鳳陽縊殺之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考

魏忠賢傳皇后張氏孕客氏以計墮其胎

臣

方煒按

忠賢以張后為故司禮劉克敬所選遷怒克敬謫發

鳳陽縊殺之見閣黨傳謹附考

魏忠賢傳矯中旨召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為

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為大理丞

臣方燁按時擢

為京卿者尚有被察之徐大化科道復故官者尚有
王志道見霍維華傳此傳不載謹附考

魏忠賢傳呈秀造天鑒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諸

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為魁畫羅

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于忠賢

臣方燁

按天鑒錄皆閹黨名姓有真心為國不附東林橫被
排斥久抑林野冷局外轉諸目凡一百三人同志錄
皆東林黨人所列政府十一人部院五十七人卿等
七十三人臺省七十六人部曹四十一人藩臬以下
二十六人貲郎武弁山人二十一人點將錄以坊行
水許傳晁蓋及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數分
配東林諸人姓名謹附考

魏忠賢傳而御史梁夢環復興汪文言獄下鎮撫司拷

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

臣方燁按魏大中傳時文言下獄許

顯純自削牘以上趙南星楊連左光斗魏大中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鼇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無所不牽引所載姓名較此為詳謹附考

魏忠賢傳中書吳懷賢讀楊連疏擊節稱歎奴告之鼈

懷賢籍其家

臣方燁按明史紀事本末懷賢見楊

連疏擊節稱快旁書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同官

傳應星入告忠賢即逮下獄拷死與此傳互異謹識

魏忠賢傳武牟蔣應陽為廷弼訟寃立誅死

臣方燁

按明史紀事本末材官蔣應陽以熊廷弼下獄代為

投揭白寃復入監左右之忠賢緝獲以所攜圖畫指

為妖書寘之重辟與此傳較詳謹附考

魏忠賢傳評事許志吉

臣

方燁按明史紀事本末作

太僕寺丞許志吉又作大理寺副其官皆與此互異

謹附識

魏忠賢傳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

祀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

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

末胡士容以崔呈秀薦其妾弟蕭惟中為守備不從

欲建祠於薊州又不聽遂激忠賢怒下獄與此稍異

謹附識

魏忠賢傳再叙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為東安侯加良

卿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

臣

方燁按封魏

鵬翼安平伯在天啟七年六月己卯加長卿太師鵬
翼少師在八月丙申封良棟東安侯在八月乙巳詳
見本紀謹附考

魏忠賢傳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
第驕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

臣

方燁按時客氏

在宮中乘小轎如妃嬪禮往私宅內侍王朝恩等數
十人着紅玉帶前驅客氏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

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侍從呼殿之盛遠過聖駕燈
炬簇擁熒然白晝在外或住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
入皆以五更見明史紀事本末所載視此為詳謹附
考

魏忠賢傳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

臣方

煒按崇禎遺錄信府承奉徐應元王國用皆忠賢黨
上即位命以潛邸服玩器用賜皇親劉效祖周奎二
人匿其半他日較射上見應元棕帽金頂乃潛邸物

詰責之應元惶恐謝於是并國用禡逐之所紀與此
稍異謹附識

王體乾傳

李永貞附

莊烈帝立永貞陽引退行十五萬

金於體乾及司禮王永祚王本政求援三人惡其反
覆首於帝

臣

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永貞聞忠賢

敗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
獻內承運庫其情事相合而王本政作文政與此異
謹附識

張彞憲傳乃思復用近侍

臣

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

是年九月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又李曰輔傳時又命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此傳均未載謹附考

張彞憲傳彞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

臣方煒

按袁繼咸傳時彞憲奏請令朝覲官齎冊以隆體貌繼咸疏論謂此令行則外官莫不叅謁屏息跪拜於

中官之座率天下為無恥大不便曩憲太恚與繼咸
互訐奏帝不聽此傳未載謹附考

高起潛傳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視如故 臣

方煒按八年冬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
所正千戶世襲見明史紀事本末此傳未載謹附考
高起潛傳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 臣

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時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
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

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所言弊
竇視此傳為祥謹附考

高起潛傳勲從賊至臣方煒按時守陵太監申芝秀
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多不道語請遞
位上怒叱之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考

明史卷三百五考證